

阿克塞洛斯“行星性”概念对马克思劳动理论的重释

李玥玥

贵州大学哲学学院, 贵州 贵阳

收稿日期: 2026年7月3日; 录用日期: 2026年7月25日; 发布日期: 2026年8月5日

摘 要

科斯塔斯·阿克塞洛斯以“行星性”概念重新进入马克思与海德格尔之间的思想关系。其意图并非以技术哲学取代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而是把劳动问题置入现代技术支配、全球扩张与世界意义衰微的共同背景中加以重释。马克思从人的对象性活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劳动异化出发, 揭示了劳动如何由人的自我实现活动转化为资本增殖的手段。阿克塞洛斯则指出, 在行星性技术条件下, 劳动异化还表现为劳动空间被网络化、劳动时间被加速化、人与世界的关系受到技术性组织方式的塑造。文章从空间、时间和本体论三个层面分析其对劳动理论的拓展, 并讨论这一重释的限度及其对理解当代技术劳动的启示。文章认为, 阿克塞洛斯的贡献在于揭示资本逻辑之外的技术世界图景, 但其思想只有与马克思关于阶级、所有制和资本积累的分析结合起来, 才能形成对当代劳动异化较为完整的批判。

关键词

阿克塞洛斯, 行星性, 马克思, 劳动理论, 世界游戏, 技术异化

Axelos's "Planetary" Concept as a Reinterpretation of Marx's Theory of Labor

Yueyue Li

School of Philosophy, Guizhou University, Guiyang Guizhou

Received: July 3, 2026; accepted: July 25, 2026; published: August 5, 2026

Abstract

Kostas Axelos reenters the intellectual relationship between Marx and Heidegger through the

concept of “planetary”. His aim is not to replace Marx’s political economy critique with a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 but rather to reinterpret the question of labor within the shared context of modern technological domination, global expansion, and the erosion of world meaning. Marx revealed how labor—originally an activity of human self-realization—becomes a means of capital accumulation by analyzing human objectifying activity, capitalist production relations, and labor alienation. Axelos, in contrast, argues that under planetary technological conditions, labor alienation manifests further as the networking of labor space, the acceleration of labor time, and the shaping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ople and the world by technical organizational methods. The article analyzes his extension of labor theory across three dimensions—space, time, and ontology—and discusses the limits of this reinterpretation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understanding contemporary technological labor. It contends that Axelos’s contribution lies in unveiling a vision of the technological world beyond capital logic; however, his insights can only form a more comprehensive critique of contemporary labor alienation when combined with Marx’s analyses of class, ownership, and capital accumulation.

Keywords

Axelos, Planetary, Marx, Labor Theory, World Game, Technological Alienation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一直以来，劳动问题是马克思哲学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重要入口，马克思对劳动概念的理解存在两种不同的解释模式。第一种是哲学的解释模式，强调劳动是人的本质、人的自我实现；第二种是经济学的解释模式，强调劳动是人类改造自然的物质活动，是满足人的需要、创造物质价值的活动。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使用的是哲学意义上的劳动概念，从人的自由本性角度来把握劳动的内涵，整部手稿渗透着哲学意义上的劳动意蕴：“劳动是人在外化范围之内的或者作为外化的人的自为的生成。” ([1], P. 205) 而 1845 年之后，他使用的则是经济学意义上的劳动概念，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则强调了劳动在商品生产中的中心地位，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的剥削和矛盾，马克思在此对劳动的理解超越了单纯的生产行为，更强调了劳动在社会关系中的作用，以及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关系。

马克思指出劳动异化之所以发生，根本上仍与劳动者失去对自身活动及其成果的支配有关。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的劳动批判并未停留于单个工厂或局部生产关系。他在《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中明确指出：“创造世界市场的趋势已经直接包含在资本的概念本身中。” ([2], P. 391) 这表明，马克思已经把资本积累、空间扩张和世界市场联系起来。同时，《资本论》对商品拜物教和机器体系的分析揭示，资本主义关系会以物的关系形式呈现，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也会使劳动者进一步从属于价值增殖过程。阿克塞洛斯并不是首次把全球扩张和技术支配纳入劳动批判，而是在马克思已有分析的基础上，将问题进一步推向行星性技术及人与世界关系的层面。阿克塞洛斯试图使马克思关于实践、劳动和世界历史的思考与海德格尔关于存在、世界和技术的追问相互照见。他以“行星性”描述现代技术、科学、生产、信息和计划共同形成的时代境况。“行星性”并不等同于通常意义上的国际化，也不只是跨国流动，而是指地球逐渐被呈现为可计算、可利用和可调配的总体，人的劳动随之被纳入远大于具体生产场所的技术网络。

因此，本文所说的“重释”，是指阿克塞洛斯在保留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劳动异化和价值增殖分析的基础上，将劳动问题进一步置于现代技术扩展、世界市场形成和世界经验变化的背景中加

以理解。它不是对马克思劳动理论的否定或替代，也不是对其概念体系的拆解，而是对其问题范围和解释层次的重新展开。本文将从空间、时间和本体论三个维度讨论这种重释，并分析其理论贡献与限度。

2. 理论前提：从劳动批判到行星性技术批判

马克思的劳动理论具有鲜明的现实性。劳动总是在一定的生产条件、所有制形式和社会分工中发生。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者把劳动力作为商品出卖，劳动过程表面上生产使用价值，实际又受价值增殖的目的支配。劳动时间、劳动强度、技术改造和机器使用都不只是中性的生产安排，而会成为资本占有剩余劳动、强化控制和扩大积累的方式。马克思对异化劳动的批判，正是从劳动者失去对自身活动及其成果的支配这一事实出发。

阿克塞洛斯并不否认这一事实，但他认为现代技术的发展使问题超出了单一的生产关系层面。在海德格尔的影响下，他关注技术如何规定现代人理解世界的方式。当一切存在者都以资源、对象、数据、功能和可支配力量的形态出现时，世界便越来越成为等待规划、计算和开发的对象。阿克塞洛斯将这种普遍化过程概括为“行星性技术”。(本文使用“行星性技术”这一概念，主要用来描述技术、科学、生产和信息网络在全球范围内扩展并形成统一组织趋势的时代境况，并不把技术理解为能够脱离社会关系而独立决定历史发展的力量。)这使劳动理论的焦点发生变化。马克思关心劳动者与资本之间的不平等关系，阿克塞洛斯进一步追问：即便改变了产权和分配结构，人是否仍会被以效率、控制和无尽扩张为原则的技术世界图景所支配？劳动解放不仅涉及谁占有生产资料、谁支配劳动成果，也涉及劳动是否被预先规定为对自然、社会和人自身进行无止境开发的活动。由此，两者的差异不宜被概括为马克思只关注生产关系，而阿克塞洛斯才开始关注技术和全球扩张。更准确地说，马克思从资本关系内部分析世界市场、机器体系和物化机制，阿克塞洛斯则把这些问题转化为对行星性技术境况和世界经验的哲学追问。二者的差异主要在于分析重心，而不是问题有无。

阿克塞洛斯由此并未把马克思的实践概念抛弃在一边。他更像是在马克思与海德格尔之间重新安排问题：一方面，劳动不能脱离生产关系和社会历史而被抽象理解；另一方面，社会历史也不能只被理解为生产力不断发展的线性进程。技术发展会改变劳动的组织形式，同时也会改变人对自然、时间和未来的基本想象。正是在这一层面上，“行星性”使劳动批判获得了超出工厂制度和分配结构的哲学深度。“行星性”不是地理学意义上的尺度扩张，而是一种历史哲学和存在论意义上的视域转换。它意味着技术化的生产和知识通过世界市场、通讯系统、管理制度和生活方式彼此联结。世界似乎被连接得更加紧密，但这种连接不必然意味着人与世界的关系更加丰富。世界越被纳入统一的技术计划，越可能丧失其不可预设、不可穷尽的维度。阿克塞洛斯关于“无世界的世界化”的判断，正是用来说明这种悖论。

3. 空间维度上的重释：从生产场所到行星性技术网络

马克思劳动理论的空间维度，是在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在马克思看来，劳动是“感性的对象性活动”，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3], P. 207)，所以活动的地方主要集中于工厂、作坊等具体生产空间内。工场、工厂、矿井和机器体系之所以重要，不只是因为它们生产发生的地点，更因为它们集中呈现了资本如何组织劳动力、切割劳动过程并占有劳动成果。空间从来不是中性的容器，机器布局、工序分割和监督机制都会转化为对劳动者身体、行动和时间的规训。

阿克塞洛斯以“行星性”概念对这样的空间局限进行了批判与拓展。在他看来，近代以来的全球化指的是技术、文明、文化的普遍化过程，这种过程把世界视作物理的、历史的、经验的、理论的全体，而使其失去了敞开的本质([4], P. 25)。“技术化的科学和科学性的技术接管并瓦解了艺术、宗教和哲学。”([5], P. 2)阿克塞洛斯尖锐地指出，马克思的洞见虽然深刻，但由于现代技术的发展，劳动异化突破了地理与社会的边界，演变为行星性支配：“世界历史似乎都为技术和科学所支配。这种支配本身展现为所

谓的世界历史。” ([5], P. 2) 阿克塞洛斯借助海德格尔的观点来解释这个观点。“技术在其本质中乃是沦于被遗忘状态的存在之真理的一种存在历史性的天命。这就是说, 技术不仅在名称上可回溯到希腊人的[技艺], 而且在本质历史上也源于作为一种以[解蔽]——亦即使存在者敞开出来——方式的[技艺]。” ([5], P. 4) 海德格尔认为现代技术的本质是一种“解蔽”。阿克塞洛斯将这一想法引入对劳动的分析, 指出在现代“行星性”框架下, 技术成为了“存在历史性的天命”。当劳动完全被纳入这个以技术理性为驱动力的系统时, 其性质就发生了根本的改变。这时的劳动不再是马克思所关注的“感性的对象性活动”, 而是被纳入全球性的技术组织过程。

劳动空间的行星化, 进一步深化了马克思意义上的劳动异化。马克思所批判的异化, 是劳动者在特定生产空间内与自身劳动成果、劳动过程的分离。而阿克塞洛斯指出, 行星时代的劳动异化, 让劳动者变成了行星性劳动网络中的一个“节点”。他们的劳动既不服务于其共同的需求, 也不指向自身的类本质实现, 而是服从于技术计划的全球支配。就像是发展中国家的工厂劳动者为全球市场生产商品, 却无法享受劳动成果那样。这种异化使劳动者失去了与“世界”的真正关联, 沦为技术支配下的“无家可归者”。因此, 劳动的异化在阿克塞洛斯看来, 不再是劳动者对自己产品的丧失或活动本身的压迫感, 而是劳动力自身及其活动已经被工具化、功能化, 成为维持追求无限增长效率的全球技术管理系统中的一个必要环节。在这个意义上, 劳动异化在行星性中表现为对地球整体的控制, 其空间范围就变成了全部可见的范围。

4. 时间维度上的重释：从工时规训到加速化的生存时间

劳动的异化同样首先是时间问题。马克思对工作日、剩余劳动和机器生产的分析表明, 资本主义生产不只占有劳动者的空间, 更占有劳动者的时间。劳动时间被抽象为可以测量、交换和比较的量, 劳动者的生活时间则被切分为劳动、休息、再生产和再次进入劳动过程的不同片段。资本不断追求缩短必要劳动时间、延长剩余劳动时间, 并通过机器和管理制度提高劳动强度。而技术劳动带来的速度不仅改变了生产的节奏和社会组织的方式, 而且还破坏了人与其所处世界的时间性关联。阿克塞洛斯引用马克思的比喻来说明这种新型时间困境: “明亮的居室(‘明亮的’这个词为马克思本人所强调), 曾被埃斯库罗斯笔下的普罗米修斯称为使野蛮人变成人的伟大天赐之一, 现在对工人说来已不再存在了。” ([6], P. 256) 马克思本人在《资本论》中曾强调, 现代工业文明带来的物质进步如同“明亮的居室”, 是文明的体现, 但是物质进步的光鲜表象下, 掩盖的是阶级的剥削、人的异化和生存环境的恶化。阿克塞洛斯借用这个隐喻揭示了其深刻的悖论: 当劳动完全服从于技术理性的效率原则和全球资本的流动逻辑时, “明亮的居室”所指向的人与世界建立的家园感、温暖感和归属感便不复存在了。技术的进步在满足物质需求、提供舒适条件也就是“明亮的居室”的表象的同时, 却摧毁了人与世界之间那种安定、有意义的依附关系。阿克塞洛斯加入了海德格尔对“无家可归状态”的思考, 将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推向行星时间尺度“世界之抽离与世界之颓落再也不逆转” ([7], P. 30)。在行星性技术统治下, 劳动也就获得了新的含义。劳动不仅是马克思所指的劳动异化的四重表现, 还意味着在高速的全球信息发展和生产网络中, 具体的劳动过程和劳动成果与其历史背景、生活整体的具有断裂性。劳动者在全球供应链中成为高度可替换的一个部分, 他们所从事的往往是碎片化、单一化的任务。这使得劳动者丧失了对自身劳动时间作为连续生命经验一部分的整体性感知, 模糊了其在漫长人类劳动史中的位置与意义。阿克塞洛斯认为这是一种更深层的时间异化, 也就是人被技术驱动的加速时间所控制, 陷入了海德格尔所说的“存在离弃状态”, 也就是说人失去了对存在意义的追问和对家园的归属感, 在技术劳动异化中迷茫。

5. 本体论维度上的重释：世界游戏与劳动的重新定位

阿克塞洛斯对马克思劳动理论最具原创性的重释, 主要体现在本体论层面。他肯定马克思将劳动视

为“对象性本质力量的主体性”，并将劳动提升为一种根本性的、改变世界的人的实践活动。在此基础上，阿克塞洛斯又以“世界游戏”概念重新审视劳动在人与世界关系中的位置。所谓“世界游戏”，并不强调主体对世界的单向改造，而是强调存在不断自我显现和自我遮蔽的运动。在这一世界过程中，人及其技术性活动只是参与者，而不是世界的绝对主宰者。进一步而言，阿克塞洛斯认为，行星性技术既不是简单的工具，也不是完全无法掌控的恶魔。他从存在论层面理解技术，将其视为存在自我遮蔽又自我显现的一种方式，并将这种状态称为“迷误”。这一认识借鉴了海德格尔的相关概念：“迷误将自身当作开放者开放为本质性真理的所有对立游戏。”([8], P. 230)在行星性技术不断扩张的条件下，这种“迷误”可能使人过度相信技术的控制能力，并将地球推向毁灭的边缘。因此，阿克塞洛斯要求将劳动置于“游戏着的世界存在”这一更为广阔的背景中重新定位。劳动不再只是主体改造客体的活动，而是人参与世界生成过程的一种基本方式。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世界存在的和谐—行星式的本质现身，将在‘无目的的时间’的游戏空间中，既不显现为悲剧，也不显现为喜剧，而是显现为‘开放的世界’”([5], P. 88)。

6. 结语：重释的理论限度及其当代启示

阿克塞洛斯为马克思劳动理论带来的不是替代性答案，而是一种更宽阔的提问方式。马克思揭示劳动何以在资本主义制度中变成增殖资本的手段，阿克塞洛斯则追问这种增殖逻辑何以能够与现代技术的总体化倾向结合，并进一步改变人对世界的理解。前者提供社会关系的结构分析，后者提供技术时代的世界诊断。二者结合，能够避免把技术看成完全中性的工具，也能避免把一切支配解释为无法抵抗的技术命运。

这种双重视野对理解当代劳动具有现实意义。数字平台、智能管理、自动化系统和全球供应链并没有取消劳动，反而以新的方式组织劳动。许多劳动过程更加隐蔽，劳动者与产品、企业和最终消费者之间的距离更远；劳动时间更加碎片化，工作与休息、生产与消费之间的边界更难划分；劳动评价越来越依赖数据、指标和即时反馈，个体容易被转换为可比较、可排序和可替换的信息单元。这些变化仍涉及雇佣关系、收益分配和劳动权益，不能脱离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在空间层面，劳动解放应当反对把劳动者仅仅视为全球网络中的功能节点，使劳动活动重新与共同生活、环境责任和社会参与发生联系。在时间层面，劳动解放不能只停留于缩短法定工时，还应关注劳动者能否拥有稳定、连续和可自主安排的生活时间。在主体论层面，它还意味着拒绝把人的价值完全等同于产出效率，拒绝把自然完全等同于可开发资源，拒绝把社会进步简单理解为无尽增长。

特别是在技术越来越深度介入工作组织的条件下，劳动者面对的不仅是传统意义上的管理者，也包括隐藏在流程、指标和系统设置中的管理逻辑。表面上，技术能够减少重复性劳动、提高协作效率；但当技术标准只服从成本控制和竞争压力时，它也可能把人的判断、节奏和关系感压缩为可量化的数据。因而，讨论技术劳动不能停留在“技术是否替代人”的二元问题上，更应追问技术是否扩大了人的自主性，还是以更隐蔽的方式强化了控制。

这些目标不能仅靠个体的生活选择完成。阿克塞洛斯提醒人们警惕技术的总体化，马克思则提醒人们技术使用方式总是与现实权力关系相关。要避免行星性技术成为新的异化机制，仍然需要通过制度安排、公共治理、劳动组织和民主参与，限制技术对人的单向度支配。关键不在于抽象地赞成或反对技术，而在于谁拥有技术、谁制定规则、谁承担成本以及技术最终服务于何种社会目的。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 [2]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46卷(上)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9.
- [3] 卡尔·马克思. 资本论第一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4.

-
- [4] Axelos, K. (2005) Mondialisation without the World: Interviewed by Stuart Elden. *Radical Philosophy*, No. 130, 25-28.
 - [5] (法)科斯塔斯·阿克塞洛斯. 未来思想导论: 关于马克思和海德格尔[M]. 杨栋, 译.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20.
 - [6]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 [7] 海德格尔. 林中路修订本[M]. 孙周兴,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8.
 - [8] 海德格尔. 论真理的本质[M]. 孙周兴,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4.